

掌禮部

討論一

奏議三

討論二

奏議一

奏議二



冊府元龜

已下五冊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七十一

掌禮部

討論第一

傳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故其順有體有宜然後沿革之道殊損益之文異是以博聞強識之士司局宿業之官憤排於函丈之下戒懼乎委巷之失詢求周捨博訪遺逸稽合乎同折中乎今昔盖有意於化民成俗著誠去偽達神明之德同天地之節者矣其周還揚襲之教吉凶賓嘉之典弛張因襲之本法度經緯之義咸得而觀焉盖先儒之嘉論作者之遺意於是乎在矣

孔子為魯大夫哀公問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

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也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

立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

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

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尊敬然此君子以此尊禮然後以其

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君子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然

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以治文節以為尊卑之後讀其順

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

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盥不

刻錢食不二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言語也

即就醜類也幾附纏文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後語以

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節與之同利者上不

測足也衰公又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以重乎已猶大

祭服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先也周公曰寡人固不

問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同下固言無由

進欲其為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

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神明出

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下工之敬物旺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

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

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

正也正言謂出政有夫婦文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

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旺

臣耻也振猶救也國耻君耻也君臣之行有可耻者禮足以興

後子張子貢言游侍坐於孔子縱言至於禮言游言子游也

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偏也居女三人

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對應子曰敬而不中

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結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

慈仁奪敵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以慈仁實鮮子曰師爾仁過而

適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過與不及言敏銳不同但

遠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不矜莊又與子張祖生子產嘗以其車車濟東涉者車而梁不成是慈仁亦遠禮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

以制中也禮乎禮唯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

好者興子曰然領猶治也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

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想餽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

鄉之禮所以仁賓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

善者也郊者社稷社有勾龍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

掌而已乎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

而錯之而已也言禮樂足以爲政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

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

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而樂之樂也吾此力此

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諸萬物服體而百

官不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

也目巧之室則有與作席則工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

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作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

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

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內

外莫敢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服體二服也萬物之符皆長來爲端應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

外莫敢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服體二服也萬物之符皆長來爲端應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

衆之所以亂衆之所以亂也日巧謂且用巧自善息作室下由法度猶有亂作賓主之處也自日巧以上上古今常事不可廢

也改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照然若廢蒙矣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何謂三無子夏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

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

之於詩人長人之情類孔子曰夙夜其命乎宥察無聲之樂也威

儀逮逮不可選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

其為基聲文設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鍾鼓此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

安和逮逮無民則傲之此非有聲降之讓禮也救之謂恤之言君於民喪有以調恤之則民傲之此非有喪經之服子夏

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

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言盡於此乎意以為未盡也服猶

說則子夏曰如何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射之禮

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如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

儀翼翼無父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

和同無服之喪以萬益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

月將無服之喪純得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既四

海無服之喪於施子孫不遠者民不遠君之氣志也孔

競為孝也成就也將大也使萬民之傲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父

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

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

猶之火東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火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

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

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在言女安斯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

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

下顏色稱其情戚容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主哀言敬哀言為上為上者即時尚不能敬也容戚

儀也孝經曰請問兄弟之喪則有乎書策喪矣言疏者容止可觀又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

之未始有如也齊動文哀容之休經不能載矣又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

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蜡也者索也歲十月合聚萬物而享之也索國鬼神而祭祀則黨正

以禮屬民而飲酒才序以正齒位於是時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

澤非爾所知也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勤稼利有澤非女所知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亡惡乎

齊惡乎齊問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劔首足形形還葬便也言

已劔即葬縣棺而封不設碑碎不備禮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又問

於孔子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子

母卻報之恩昊天罔極而子也有三年之愛乎如母謂父卒接養

子孔子曰非禮也者古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

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昔者魯昭公少

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問古之禮

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為其善國君之妾子於

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

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公

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公之

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曾子問曰卿大夫將尸於公受宿矣而有

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宿矣而有齊待言不

處又問曰並不喪之如何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孔子曰葬先

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不當葬者行葬

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賓者反葬奠而後碎於殯逐脩葬事葬當為賓齊之

告將葬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族人

不可無統非宗子雖無主服可也又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

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

徹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自喪而冠

如將冠子而未吉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廢吉禮而因喪冠俱常之人服吉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冕并

服於太廟歸設大夫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

賜酌用酒賜也尊不醴明不改冠改冠當禮也父沒而冠則已冠歸地而祭於禰已祭而

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享謂禮之又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

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禫奠酬於賓賓佛舉也

也奠無君虞不爵小祥不禫酌大祥無筭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酌行旅非禮也

孝公大祥奠酌弗居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又問曰小功可以與祭

乎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

以輕喪而重祭乎惟使重首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

不與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又問

曰相識有喪服可與祭乎問已喪有服可以助相識者祭否孔子曰總不祭文何

助於人又問曰廢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喪

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志哀侯也以擯相可也又問曰昏禮既納幣有

吉曰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曰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

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吊必使人吊者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

各以其敵也父使人吊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也父使人吊之使母如何不淑母其若云宋蕩白姪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

何不淑几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吊禮不可廢也伯父母母婿之喪

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

致命女氏訴諾而弗敢嫁禮也必改命者不改以累年婿免喪女

子之父母使人請婿弗敢而後嫁之禮也請成女之父母死婿亦

如之女兄喪婿之父母亦使其又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

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父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

女在途而女之父母生則女反奔喪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

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女入改服於內次

然後即位而哭不問喪即改服重禮者又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

也復猶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取如初重前輕也同牢及饋享相飲食之道

又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迁於祖不附於皇姑

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子女氏之黨示未婦也迁朝廟也婿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

齊衰又問曰取女有吉日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吊既葬

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有期三年之又問曰古者師必行以遷廟

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子齊車言必有尊也今

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

惟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國君

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

廟老聃古壽老者之號也與孔同時藏諸侯於祖君去其國太宰

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鬼神依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按

也 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也 又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

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主告於

祖爾遂奉以出載于齋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

也又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衆孔子曰四請

問之曰大廟火曰食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祖耳

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冬以其方色與其位示奉時

與兵又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何孔子曰接祭而已

矣姪姓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又問曰三年之喪吊乎孔子曰三

年之喪不群立不旅行為其苟語忘哀也君子禮以飭情三年之喪吊哭

不亦厲乎為被哀於親也為親不專哀則是忘吊曾子問曰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

矣而有君服焉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於義斷恩於是乎有過時而弗

除也君子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非語主人也支子則否又問曰父母之喪

弗可乎以其有終房之憂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

也惠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言制以為民中禮過其時則不成又問

曰父母之喪既引及途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

孝子某為介子某為其常事介副也若宗子有罪居於他

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揖

夫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綬祭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飲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從酌

封當為空民服括肆徒既布深衣報上社不以松喪包至尊又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

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

孝子某為介子某為其常事介副也若宗子有罪居於他

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揖

夫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綬祭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飲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從酌

奠奠之宜享是陰厭也尸謾之後徹為姐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酌也假讀為嘏主人也不統祭謂今主人也緩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其配某氏布奠於賓賓而不舉賓奠謂主人酌賓奠謂取解奠於為南也酌之始也奠之不舉上族不歸肉者備之共燕其辭于賓曰宗

凡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凡若宗弟昭穆顯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其執其常事使其告焉又問曰宗子去他在國庶子無爵而

居者可以祭哉有子孫存不可祭以之先祖之祀請問其祭之如何孔子曰望墓而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遠辟正王若宗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老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禮祭也若義也順今之祭者不首

其義故誣其祭也首木也誣猶妄也又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為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

之無孫則取於同可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有此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厭而巳不成人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孔子曰有陰厭

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曾子問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付為備声之誤也吉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陽厭乎此失孔子之旨也祭成人始奠於與也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謂之後改

護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族以其倫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奠宗子從成人已凡殤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也其吉祭特牲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

為祭祭蕩不舉無所姐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口及所降也其也如成人舉所春所姐利成禮之是謂陰厭足宗子而殤祭之於與之禮凡殤與無後者

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子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通也或弟之子或從父昆

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生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補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殯祭之親者共見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宣之白奠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

然宗子之適亦為兄殤遇此以牲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

至子道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

於巷當及道日有食之老聃曰立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

反而后行曰禮也巷黨當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變曰食也反復反葬而立問之曰天柩

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教讀為

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遲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

建日而舍舍奠每將含奠行主夫柩不早出不奠宿婦晨夜則近姦冠見星而行者

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和知其不見星也為無日而

隱作豫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疢病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其有患害不為也

吾聞諸老聃云又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

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復始死招魂孔子

曰善乎何之也善其問難明也自鄉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

曰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今縣官館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又問曰下殤士問葬

于園遂與機而往途爾故也士問聖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下殤于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

基也機與尸之昧也以繩縛其中央又以繩從而旁於園遂與機而往途爾故也今墓遠則其

葬也如之何今之歛下蕩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途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蓋欲葬墓如

也長殤有遠喪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武王時時賢文也賢猶有所不知者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歛

於宮中欲其歛於宮中如成人也史佚曰吾敢乎哉畏知禮也召公言

於周公為使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許不也史佚行之史指以為許也下

殤用棺衣棺自佚始棺胃歛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為非也

禮用反皆在他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

邦乃祖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同姓同禮適子死立適孫

為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為姬姬之姬齊魯之問語助也前猶故也趨而就子

服伯子於門石曰仲子舍其孫立其子何也去賓仕就主人就主人九弟之賢者而問

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茂之玄孫子服景伯魯大夫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

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腊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

古之道也伯子為親者隱年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

孔子曰否立孫○言偃吳人字子游有子與子立見孺子暮者有

子謂子游子亦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

也夫喪之號踊孺子子游曰禮有微情者踊哭有以故興物者喪經之制

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禮則不然與戎人喜則

斯陶陶鬻陶斯咏咏謳咏斯猶猶當為搖聲之設也搖胃身猶斯

舞于無無斯愠愠猶愠斯戚戚憶戚斯嘆嘆吟斯嘆辟辟耐辟斯

踊矣踊躍品節斯斯之謂禮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

之矣無能心胃是故制絞衾設婁婁為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節

飭周禮加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奠

婁作柳未有食功享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舍

廢有子之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又公叔本有同母異父之

昆弟死問於子游本當為未春秋作成衛公叔子曰其大功乎疑

所服也者屬大功是卜商字子夏秋儀有同母異父昆弟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

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秋儀行齊衰秋儀之間也又孔子之喪有

且燕來觀焉也立及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吾封者舍於子夏氏子

夏曰聖人之葬與人之葬聖人也子吾觀之若堂者矣封菓土為

奠堂形四

方而見若斧者矣及坊形旁希見若覆夏屋者矣覆冒茨瓦也夏屋

而勞廣見若坊者矣及上二長後若斧者焉孔子以為丹上難馬驪

封之謂也俗聞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及蓋廣二尺長六尺斬

止旁設蓋高四尺具廣表尚行天子之志乎哉尚庶衛司徒敬子

死司徒官氏公子夏吊焉主人未小劬經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

小劬子游出經反突皆以朋友之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

未改服則不經曾子名參南戎城人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

夫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辛後問此庶有異聞也曰聞

之矣喪欲速貧使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曾子

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

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

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

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靡南宮敬叔反必戴

寶而朝敬叔魯僖子之子仲孫聞蓋失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

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

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

子曰夫夫子制於中都四守之棺五寸之椁以斯之不欲速朽也中都

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刑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將應聘於楚蓋先

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朽也言及

仕得仲憲子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

子第子殷人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周人養用之不疑也言使

原憲

於無之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夫明器鬼器也夫古

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此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曾申問於曾子曰

哭父母有常声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声之有嬰猶孺也言其者

如之何問居喪之禮魯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

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有子名若魯人也曾子曰晏

子可謂知禮也恭敬之有焉敬而已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

子焉知禮言其大儉福不非之反墓而反言其既定則歸不留宿

五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畧也禮謂所包遣奠牲禮之數也禮記曰遣車示曲牢其

仲梁子魯人也曾子曰尸未設飭故惟堂小歛而徹帷仲梁子曰

夫婦方亂故惟堂小歛而徹帷歛者動惟尸惟掌為人裝之言方

或問曰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余乎言遣既奠而後包之是與

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為是乎言傷燕也曾子曰吾不見大享乎夫大享既享卷三牲

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享乎既享

又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

曰於西方歛斯席矣曾子以谷說非又大小歛奠於西方魯禮之

末失也禮末世失

縣子魯人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隣國大夫之

常之孫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

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外交以其子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

焉得而勿哭言時君弱臣強正在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

大夫專盟會以交隣

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

之有畏而哭之人權微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

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

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也曾子謂子思曰仍吾親執之喪也水漿

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者俯而

就之不至者跂而反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三日杖而後起為曾子言唯

柳若衛人也子思之母死於衛伯魚卒且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

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謹諸見子鬼卻為嫁母齊哀期子

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

行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財行無所疑也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七十一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七十二

掌禮部

討論第二

魏蔣為大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

以舜本姓媯其苗曰非遭之先者文以追詰遣及與尚書繆襲往

反並有理據又難鄭玄注癸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宗廟配用

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濟曰夫蚪龍神於廟廟自祭其先不祭

蚪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也如玄之說虞

也不對廟之不若邢臣以為祭法所云疑舉者久矣鄭玄不孝鄭

其違而就通義

吳張昭弱冠察孝廉不就汝南主簿應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

玄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傳論曰客有具大國之義士君子之論云起 逮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遇意褊淺切有疑焉蓋乾坤部分不物定刑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人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戒臣子所尊神万夫所天特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殺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建事之義則不諱者蓋明之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邦子會盟李反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鮮臣為君父諱乎周穆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

君也又厲王諱故及莊王之子名故其此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微按然後進功退守万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吝矣今應邵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

事無質觀者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謂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

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又昭云與王即共曰論君諱事卅里才上陳琳等皆稱善

晉蔡謨為太常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曰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水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產子時有謂邵為不得禮意苟或後之失勝人之一失謨逐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裨竈猶有錯失大友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預廢胡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追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

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卷黨以表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之樞日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三申有災而以乙亥當祭春秋譏之災既過猶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青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入門不得終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卷黨之事亦禮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言矣後君子將擬以為式故正之云爾於是非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和殷浩輔政又從劉邵議不邵會王彪之據成寧違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慶者四自謂卒暴之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繆錯故不預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宋傅亮為中書令時御史中丞蔡廓疑楊州刺史廬陵王儀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楊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誠更尋之時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正后一等惟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一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堂非皇子耶此文命具在也永和中和蔡公為司徒司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為王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子時位次相在王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其疏楊州反乃居

卿尹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耶廓荅曰揚州位居卿尹之下當亦為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次本科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三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者如足下言皇子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將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子時三錄梁王彤為將軍署在本尉隴西王秦司徒王玄冲下近大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大傳為帝軍而以齊王季之為賀首立安房為太子上禮徐邈為即位次亦以衣傳在諸天下又謬李大后崇正尚書符立以高密王為首時王東亭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司為據其云王出式乾古傳來彭城王植荀維洛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及在黃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偷然後云司徒王戎且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童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二日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晏異於朝堂如故今含章西臺是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甘來下又云曾祖與簡文對祿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為尊皇子出任則有二位二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准引太和赦文羗司為言然則赦文前後亦參羗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太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冲外都督故以本任為班不以督中外更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故此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建平王宏為左僕射孝武建武元年六月湘東國大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未祥服勤禮官議正傳丘邁之儀案吳南議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三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宥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按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日亡者以閏之後月詳宜以來七月為詳忌

南齊王儉為尚書左僕射時陵王子良母太如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兄問小詳疑南陽王應相待儉議以為禮有論序義無從設如今遠則不待傳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升禭則遠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虛筮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期毀而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兄儲妃正體王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傳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線縞之日聞善致哀而已不受吊慰致問喜變除昆弟亦且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

後魏裴延雋宣武時為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群官傳義延雋獨著一堂之論大傳清河王懌時與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

謚涿郡人少好學博通諸經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讀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授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准的矣今禮文残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所制度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與異論五九之說各姓其習非無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及

使裴頠云今群儒紛互相倚樵就令其象可得而畫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儀明着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襍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群儒舛牙並乖其實據義求忠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惟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下達而失禮之旨也余切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備信乃藉之以紀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短收其所長推義蓄以祈厥衷豈敢心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按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皆之偷所持比之二書雖非聖旨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善也而先不能考其當否各是所習宰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是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合王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居室其中居者謂之大室大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也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

面之室各有俠房謂之左右各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
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耶寢之房也但明堂與施用既殊胡
房个之名亦通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按畚察義略可
驗矣故檢之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叶於盛德考之施
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闕也合周禮玉藻既同夏殷又待周秦雖
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几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
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余惟古今之
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
營構之範目當因宜形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五居一室之
義且四時文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胡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
施政及記二三得九求也古義切為當矣鄭康成漢才之通儒後
學所宗耳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大室水各居可維然四維
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翮各失厥衷左右也个棄而不顧乃及文
之以美設飭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水火用事交於東
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以衣五行當從其
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
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閨月闔闔門左扉
立於其中斯立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
陽海月就其時之堂而聽胡焉卒事及宿路寢亦如之閨月非常
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遷據路寢閨終日也而考工記周人明
堂立注曰或舉五寢或舉闔堂透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

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天子於南門之外延入翌室此之翌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賁奔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天人卒於路寢小歛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鄭立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諸路寢則列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不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能乎使九室之後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人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五室北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奎精思王印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吏居六筵之也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四寸之堂焉其有尺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禮文宗以配上帝之堂周公服辰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於四尺而已哉假在險納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舉者高求必勝競生男端以相訾柳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挾馬余故備偷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方兩夾窓若為三尺之戶三尺窓窓戶人之間裁盈一尺疑樞瓦牖之室華門圭竇之當尚不然矣儉今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閨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民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等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立注曰設斧裳於戶牖之間而鄭氏捭菑說展制曰宜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斧風已以八尺屢置二尺之間

七尺巨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也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人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何外殷周尚文造制之羗每加崇諱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又便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我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是甚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寸五尺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文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遠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三牖上間下方東南九仞西北大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云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倫有穴房西冷有戶有兩牖此乃因事正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同自然矣九堂者論之五常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陽兩辰同處參羗出入斯巧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何使四尺五寸為外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室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文置其戶牖則旅何察之裁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產五側身出入斯為恠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又言誠亦有由然功以為戴氏間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使謂一室有西戶之窓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皆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像可謂因偽飭詞慎非而澤諒可嘆矣徐今省狹衆家志心從善庶探其裏不為首異

且是古非今休問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常事而千載之不德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誦脫有深賞君子覽而瑞之儻或有焉隋劉炫爲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捏諸侯絕傍暮大天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榮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任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纓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任者伍以才異小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者或降之民德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

唐張柬之聖用仍爲鳳閣舍人睹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者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東之著論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逐如齊細契左傳曰禮足加預注云陪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弊在十二月士婚禮納米納徵皆有其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弊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弊不書此何以書談喪娶在三卑之外何以記三年之內不圖禭何休注云僖公以十月二箇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米間者納音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箇至此冬十二月纒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末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社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月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息僖公傳曰紙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葬即是五月不得言綬明知是十一月箇故注倍公喪終此年至十

二月而滿二十三月故立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社之考校豈公
羊之所建况立明親定絡於仲見乎且二傳何社所爭惟爭一月
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日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
月伊尹祝子先王奉祀王祇見厥祖孔安國見云湯以元年十一
月殂據此則二十年十一月小祥三軍十二月大祥故太甲篇云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是十一月大祥
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
驗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殂是
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
林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問有十日
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殂十一月淹停至殮訖不始十二月祇見
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
在則殂反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
元耳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之明驗也禮記
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哀痛未及思慕未忘然而服
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回
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問傳菽而小祥食菜果又菽而大祥
有醢醬中月而禮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
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
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期而
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傳禮是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

年又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載聖所脩輒欲排毀漢和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宜帝少時傳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載德載聖慶薄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子學官年代已久今無謂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嘆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節康成注義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閏一月死至禫比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然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徒鄭儀也踰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二十五日二十七月其議未同切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蓋悲慕之懷未久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飭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潦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備今君子將徇情棄禮實為乖僻夫僦纒麻又明襲錦黻之衣行道入皆不恐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日也不能遇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春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軌範來裔牆精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四莠言請所有椅櫛先儒頭且以時消息時人以東交所駁頗合於禮典顏真卿為憲部尚書肅宗復西京將還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告宗廟之禮有司撰祝文稱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稱嗣可乎器遽奉改之中言宣勞以為名儒深達禮體

冊府元龜卷之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七十三

掌禮部

奏議

夫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人節文以為人防也故王者必斟酌前典講求遺範順時施宜有所損益故曰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若夫改正朔易服色建廟社以脩祭法十郊兆以定神位崇徽號以謹制度稽舊章而興禮樂巡幸以展義封禪以告成負宸而朝諸侯折俎而晏群后升降上下之數周旋揚襲之制斯固從大夫之後參外庭之議者皆得以考其質文參其隆殺取稽古之理叶隨時之義然後奏之於天子者矣漢氏而下咸可徵焉觀其楊權故實授不經義極討論之致究質文之辨非多聞彊識之士疇足以稱之

哉

漢賈誼文帝時為太中大夫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損廉恥

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尊書不報期會為放

特但公卿俱以大案簿也言書各報為事也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恠恬安也請以為

是適然耳言正當如非失道也北失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鄉讀類

非俗更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六親

謂父子從祖兄弟從祖弟曾祖兄弟族昆弟者也昆比非夫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

不為不立不修則壞為作漢興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制度興禮樂

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寢息軌道言遵道循車行之依軌轍也迴草具其

儀草謂草創也立其事也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儀遂寢絳謂

絳侯周軌也灌謂灌閔也

王吉宣帝時為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言時時一出而雖常過公

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違万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更行以牧民

者非有禮儀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

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曰消恩愛寢簿寢古浸字漸也孔子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乃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

世之民濟仁壽之域言以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界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

壽何以不若高宗成康周之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享國五十九年故曰愛之者帝不納其

言告以病去貢禹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初高祖時合諸侯王都皆

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父廟為太廟行

所嘗幸即國各立

太祖太宗廟至宣帝大始三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况祖宗廟有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六十八百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

十所宗廟之數者也而京師自相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

立廟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者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廟便殿便殿室者

非正大之處寢陵者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寢耳曰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

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食六月七

一米牢祭則用九月大嘗稻又飲燕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年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祀之

於太便殿歲西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

所一歲祠上食三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

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庄不在數中至

是禹奏言古者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而禹卒

常玄成為丞相永光四年詔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

時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親為親臨幸處也也

蓋建歲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尺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

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今䟽遠卑賤共承尊祀共讀殆非皇天祖宗

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其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

大夫博士議即丞相立成御史大夫鄭玄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

府歐陽地余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

也錄中出生於心也錄與故惟聖人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

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

不易之道也詩云有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雍篇禘太

祖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

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脩奏可

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

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余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

祖宗之廟万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

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顧顛顛與事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

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立成等回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命始

受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

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滌一裕也殷大也一一祭之也裕合也帝音大承切給音洽裕者

毀廟與未毀之主皆合食於祖父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告之

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

命而王祭天以配其祖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

盡而迭毀親疏之殺亦有終也殺斬降也音所刑切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

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

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創

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謂之成王則是以行喪謚也禮廟

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遠離也音于万切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

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

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大上皇考惠孝文孝景廟皆

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傳皇考於文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等一十九人以為孝文皇而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
不私其利重罪之人不及妻出美人垂統人類賓賜長老牧咄氏

獨得享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
武帝皇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
八人以為皇孝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
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者存
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
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后黎庶靡不
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與三代之
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
為太宗世世承祝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乃為者昭皇帝
後於義一體一體謂其為昭也禮孫與祖祖為昭
帝文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皇孝廟皆親盡其政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

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
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祖為昭皇考廟親未盡
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座園孝惠皇帝為穆王廷
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及詩交神之禮

無下清靜

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于昭穆
廟肅雍且極又月對在天駿奔走廟

今衣冠出游有

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於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
古禮四時祭於廟諸竅園日月間禮皆可勿復脩問音王上亦不

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對君之母非適不得配

食則薦於寢

適讀
日嫡

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

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后孝昭太后寢園宜如禮功修奏可

康衡為丞相元帝寢疾夢祖宗語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

焉帝昭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常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宗
孝武廟日嗣曾孫皇帝共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彰
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
幸而立廟將以繁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
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
帝皇祿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宗而不敢失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
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更
卑賤不可使獨承又承祀之儀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
乏郡國廟無以脩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
以不敢復加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
大被其疾隊日隊讀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惟高皇

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嚮皇帝之教問賜皇眉壽無疆令

所疾日廖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日往者大

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斯襄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

嘗之序靡有過伍受命之君躬接於天万世不隋繼烈以下五廟

而選隋毀也音規火規巧上陳太祖問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

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以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

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

則於子祭於孫立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禮其所而後太宗後尚得祫祭其母為孫郡上不得祭公子母也明

絕祖不復其祫祖母信讀曰為伸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問祀皆可亡

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盛德茂聖受命尊將欽

若稽古承順天心

溥廣將大也 欽象也 若善也 稽考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 虞書堯典曰欽若何將天又

曰若稽古堯

子孫本之陳錫亡疆

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

世陳敷也 戴出也 本本崇也 支支子也 言子孫弟受敷錫初始之福 故得承久無窮意也

誠以為遷廟合祭

父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今日

令善也 謂吉日也

遷太上孝

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大人之序定無

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共讀曰恭皇帝願獲脩

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於禮不合如不合高皇帝孝忠皇帝孝

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向未平詔中朝臣具復

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成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

遣統皆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享六藝所載皆言不

當無所以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深受其殃皇帝宜

享蒙其福祉嘉氣曰與侯病平復求保宗廟與天無私群生百神

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又之上疾庶連年遂諸所罷寢廟園皆脩

祀如故切正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

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

禮不敢有與焉與謂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成帝即位

衡奏言前以上體下平故復請所罷祠卒不蒙福按衡息后戾太

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孝昭太后昭靈

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衡又與御史大夫張譚奏

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

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堅地如北郊既陰之象也祭地日產

糞天之於天子也用其所都而各享焉往者孝武皇帝居其泉宮
即於雲陽立太時祭於宮南今帝幸長安郊見皇天及北之大陰
祠后亡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谿谷中院狹且百里
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來郡縣治道
共張吏民困苦共音居用張譚日帳切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保音行危險

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始末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
武郊於鄠鄠成王郊於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享之可
是甘泉太疇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從置長從合於古帝王願與群
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加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
故如右將軍王商博士師舟議郡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
燔柴於天壇祭天也瘞種於大折祭地也大折為於壇所折口於地為方澤之形也

南郊所以速位也北形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

聖王所都之南北書越三日丁巳月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吉徒

牲邑足郊禮於維明王聖王事天明事地察神明彰矣天地以王

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

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徒就正陽太陽之處遠俗

復古脩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上通

聰與忽同承天之大典覽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

聞廣謀從衆則各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

多之議也論當往古宜於万民則依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下行
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議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
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

吉凶大藝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一天之大律詩曰無
曰高在上陟降殿士士曰在茲言降天之日監五日之處也又曰
乃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建南北郊
為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制泉太疇祭壇八觚宜通家八力
五帝壇周旋其下又有郡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群神
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飭及玉女樂沛舊儀云祭天用絳綺席王九玉飭器七
十女樂即使童男女但却也石壇僊人祠瘞鳶路駢駒寓龍不能得其象於古
臣聞郊紫壇享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候天
門神歌大族舞咸池以候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稽音革其器陶匏
皆因天地之牲貴誠上質不敢脩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
脩精微而通庶物猶足不以報功惟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飭以章

天德紫壇偽飭女樂鳶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脩衡又言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廊密上
下時本秦侯名以其意所載術也秦文公宣公所立時漢興之初儀時未及
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此時今既稽古建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
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且諸侯所接造
王者不常遵及此時未定時所不立不宜復脩天子皆從焉其陳
寶祠由是皆罷

平當成帝時為博士時謁者常山王禹是受河澗樂能設其義其
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畢音于折切下大夫博士等者誠當以為漢承
奏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傳受兼聽脩廢宮立太學河間獻王聘
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時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

中正雅之大士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宮希闊不譚謂故自公卿

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化風

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至此今未成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

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推樂以繼絕表微表是也孔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澗區區小國蕃臣區區小貌以好學脩古

能百所存存意於禮樂民到於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資被也脩起

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

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劉向成帝時為中壘校尉捷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六十枚濱水涯也議

者以為善祥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

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

禮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蒼釋也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羗是遇而養人也

過羗猶失錯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

法削則削筆削者謂有所削去一刀削簡讀也救時務也至於禮

樂則曰不敢是敢放殺人不放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

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備惑莫甚焉大不備者事之

虧失莫甚於此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舍廢也

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

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冒乖也音布內切至於

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所常行

也承千載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民漸漬惡俗貪號食險設不

閑義禮貪甚曰踴食音吐高切設者彼義切不云以大化而獨設以刑罰

終口不改毆與故曰道之以禮而樂民和睦孝終者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

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后嗣斯成法

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

行長安城南營表未立而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

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下后昏在國邸自以定陶

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弘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后氏而為華陽

夫人所子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胃養以為子也及即位復俱稱太后

宜立定陶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在將軍焉大司馬王

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此

喻註談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

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足陶共王為共

皇帝尊傳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即中冷襄黃門即假

猶等復奏言冷音零定陶共皇太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

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置副稱之也稱音尺朶切

二千石以下各共其職胃詹事大僕少府等衆官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帝

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襄猶言丹議猶曰聖王制禮取法於

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字正人倫之字正則乾坤得其位

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

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太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

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

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

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士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

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士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

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
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皇長為一
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太宗承宗廟
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
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下隋之
祀隋亦毀也音大推切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是
浸不合帝意

孔光哀帝時為丞相與太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重帝
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祖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
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禮義
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群臣禱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言事滿昌

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復雖有

吳郡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褒大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孝

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

周室既衰四夷並侵儉狃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周宣王而伐詩

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

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來威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眾也推推盛

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上命為將帥也言出師眾有如雷霆

方喪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其使暴則南制之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

來服也嘽音母也切推音他回切自是之後南夷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綫縷也音思屬切春

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犬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左衽

戎狄之服言無管仲在齊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伯讀

曰及漢興冒頓始強欲東胡禽月氏氏讀并其土地廣土兵強為

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日

無歲三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

以貨賂興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也京師及

四邊歲發七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

勝數孝武皇帝怒中國罷勞無變寧之時罷讀乃遣大將軍驃騎

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昆音

下門切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巨蒐樂浪

以斷匈奴之左臂樂音未各切浪音郎西伐大宛并三十立國結烏孫起燉

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羗裂匈奴之右肩婼音而遮切單于孤特遠遁東

慕地四重無事并地遠境起十餘功業即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

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撫讀摸又招集天下賢俊興

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

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蕃百蠻服

從万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

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

宣皇帝所以發德者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

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大夫三日而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子

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流胃流風餘福春秋尤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殺音所 向切 七者其正法教可常教者也宗不在此教中

宗變也非常教故 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教故於殷太甲

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大戊大康之子也武丁小文

子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母逸尚書篇名 戒以無逸蒙也 繇由是

言之宗無教也繇與 由同 然則所以觀帝者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

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

王之制禮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救大灾則

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比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

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明文又說中宗高祖者宗其道而毀

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謗勿伐召

伯所爰鬚字與剪同 爰音步葛切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國以親疎相催及至祖宗之序多

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

公卿之義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達之万世宣布天下臣

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且毀上覽

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義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

殺去除也 棄漸也 去音丘 呂切 殺音所例切 其下並同 故春秋傳曰曰祭曰祀則享歲貢終

王祖禘則曰祭增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墠則歲貢禘是祖也 禘土為壇

除地為壇 禘音音 宅堯切 墠音善 大禘則終王夷終王及入取祭各以其珍 貢以共 禘之祭也 每一王終所正即為乃

祭未助 德慎而游廣親親之殺也游亦 流也 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

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

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所不順故無毀廟以情推子以子先 祖得人心禮何所

建故無毀棄不禘之至也
胃下三廟廢而為虛也

自貢禹建迭毀之義惠景及太上寢園

廢而為虛

虛讀曰墟

失禮意矣

王莽平帝時為大司馬元始終莽奏本始元年承相義等議

義也

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等奏

魏相也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亦故奉

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常立累是奉之

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

右廟陵之南故曰南陵

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

不復脩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

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

考廟朝未盡不毀此兩統威父違於禮制案議奏親謚曰悼裁置

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建離相統乖謬

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

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

臣請皇考廟奉

明園毀勿脩

奉明國悼皇考之園也

罷南陵雲陵為縣奏莽也又奏言王者

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

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宗祀文於明堂已配上帝

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備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半卜正

月上辛卯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

十六年用新垣平議初起謂陽五帝一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

帝配曰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時上親郊

拜後平復詐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

上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太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元始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臣古以字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三年臣卒不獲祜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廖復甘泉汾陰祠意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曄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畚又頗改其祭祀曰周官天墜之禮墜古字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

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界限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地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故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精合夫婦判合祭天輔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鄉讀曰下同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簡粟立酒陶匏記曰天子藉田千畝古畝臣事天地錄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特一燔燎瘞瘞用牲一燎與高帝高后用牲二天用牲尤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曰其席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讀而神祇加享万福降輯與集此天地合祀呂祖妣配者也其制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

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合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是東夏至其會也呂春孟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呂以高帝高后配陰陽准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后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皆以助致微氣通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也后居也方常也視常務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呂正承順天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謂湯祠勿復脩郡望未悉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後秦復奏曰類于上帝禋於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既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陽變化實一而名實不想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瞻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

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薄山澤通氣然後

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為子

也水火坎離也雷風震巽也山澤艮兌也風震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於南

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

五疇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陽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

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未時祀咸無兆居謹與太師光

大司徒

官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天稱天天

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疇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

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后祇兆曰廣疇易曰方以類

聚物以群分分群呂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靈

后土疇及曰廟北神北斗慎星中宮子長安城之未墜慎與北東

方帝大昊青炁祝融疇及勞或星南宿宮於南郊北西方少皞白

靈尊收疇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北北方 顓頊黑靈玄宜

疇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

北時甚盛矣莽又言帝正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地宗廟王

者所居稷者百谷穀之主者臣奉宗廟供粢盛共與人所食以生

活也五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及立家土大

也土土神又曰以御田祖臣祈甘雨言設樂以御祭於禮記曰雖

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紼以權車索也言當祭則越聖莫興

禮儀稍定已官社未立官稷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所謂大社

也逐於官社後立官稷臣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樹穀

指樹也其子類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封

穀故於稷種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七十三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七十四

掌禮部

奏議第二

後漢杜林為侍御史光武建武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光武亦然之林獨議曰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周人戶之知人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感

張純為五官中郎將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建武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

者也元年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
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
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帝祫高
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遣
王莽而國祀無竒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
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
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則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頌下
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
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
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
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
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際所在
而祭焉二十六年趙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為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
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毀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
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
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記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
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
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
冬十月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
年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曹褒章定元和初為博士三年詔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增甘露霄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記於史官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於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遺秦餘禮壞樂隳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嘆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頓君竭忠彰主行文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焉遂復上疏具陳禮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其義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不昔作大章一變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加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以準舊典禘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並奏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親禮二篇冠襪襪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張奮和帝元年為司徒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改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立已矣夫又曰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禮作樂是以先聖帝德數下詔書愍傷隳缺而衆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二年更名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以詔曹襲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配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彰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世法後帝雖善之猶未施行

陳忠為尚書安帝永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旧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父母死未滿

三月皆勿徭令得送請依此制太后從制建光中尚書令祝諷被

作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制禮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胎則萬世誠不可改且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

始於愛親忠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

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

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十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

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致位三年文孝忠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

詩自傷曰瓶之聲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

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制合於致憂之意建武之

初親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年司營祿

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服顧後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雖損大漢之興雖承衰弊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於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啻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恩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咸得其所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周舉為大鴻臚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冲幼廟次且在順帝下太常馮訪奏宜加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土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濟僖公傳曰道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事先公為万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親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是之

祭豈靈帝時為即上封事曰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年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有廟祭祀追往孝敬義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當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先皇帝榮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側所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桀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官中有卒三月中不祭者謂士庶人數者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廣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

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後
為左中郎將奏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
常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
相康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曰非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
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
由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由不定大僕正舜中壘校尉
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
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
聰明政教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蒸仁恩博太廟稱肅宗
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疊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
欲襄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
以求厥中誠合禮義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
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以下敢毀孝和以下穆宗滅之號皆省
去五年而再毀合食於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魏以重遇漢末為黃門侍郎既詣鄴轉為散免常從太祖西征道
由孟津過弘農王家太祖疑歆詣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了越弟
途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祚既
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常林為太上明帝
大和中魯相上言漢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
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
牢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祀
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甘至於顯立言崇明德

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以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高堂降青龍中為侍中領太史令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甘月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而改焉明帝從其議

晉杜預為尚書武帝泰始十年既葬楊皇后于峻陽陵依舊制帝及群臣除喪即古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請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與於有事非

禮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議議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以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故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既告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臣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喪麻終二十五日嗣君苟者比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連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田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導司體宜復古典卒哭除喪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文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謂舒問預諧據所依預去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基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喪服也已年與士庶同

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去諒闇三年比釋服心喪之父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庠啗來歸惠公仲子之謂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統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如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不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祀一世非心不能乃事勢之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知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請奏曰待中尚書令可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相臣山壽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制陽子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右鑿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叅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又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曰道有夸陰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達等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日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之孝著於內而喪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多以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

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群臣唯哀樂之情者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

喪其無數依書稱三年四海過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及稱
殷之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
而子張疑以聞仲尼仲尼荅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
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逐服禮也王雖弗逐晏樂已早亦非禮也
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音三
年此釋服心喪心之父也譏景不譏其除喪而譏其晏樂卑明既
葬應除而為諒音之節老喪舜諒音三年故稱過密八音由此言
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且杖經帶當逐其服既葬而除諒音以終
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以除故稱不言
之美明不服寢苦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
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喪喪車皆無寺此通謂天子居
喪之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又然
繼體之居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
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服終喪也秦燔
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
重服旦夕哀臨經懼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
文遺詔斂畢便葬畢制紅袒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
典故傳之後嗣干時預營陵廟故斂葬得在決神之內因此定制
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畧
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
闇同譏前代自秦始皇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義慎終居篤允臻古

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敬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其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載聖之記禘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窆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尊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祖所以致雍熙豈惟袞裳而已哉若如難者吏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除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菴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非階皆從不敢獨也體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師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以喪服母為長子妻為主皆三內宮之主可謂喪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告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二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已禮云非王帛之謂喪云唯袞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宣今皇太子至孝蒸發於自然號咷文慕制富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相像乎故傍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袞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既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奮其制

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義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於時外內卒聞預議多恠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設退使博士殷暢傳採典籍為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肯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傳舉二偶明其會歸以證斯事

魏舒為左僕射領吏部太康初上言今選六宮嫔以王帛而舊使御府承奉嫔宣成嘉禮贅重使輕以為拜三夫人宜使鄉九嫔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竭者於典制為弘有詔詳之眾議異同遂寢

華嶠為散騎常侍太康六年奏議曰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蚕桑宮中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蚕禮尚闕以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以蚕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禮不備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祭今宜明年施行於是桑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及使侍中成粢章定其儀

朱愨為尚書武帝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微御太昏用玄熏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

璋其羊馬酒出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米告其親迎各客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徵納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惟其致之慙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一百斤馬十二匹大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如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主公嫁由夫氏不宜皆為備物使錢使足而已惟給璋如餘故事

傳咸為車騎司馬晉初仍魏大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興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感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天子尊祀宗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業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知也其論大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大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言也大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大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為名左氏傳盟于清立之社是衆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何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群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群姓也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

正等說者窮此因雲實祭但有五祀而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祀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祀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義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日思惟景侯之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詔語乃社于親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授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無祭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祭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遺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締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遺之無稷字設者以為畧之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之稷時成粢議稱景侯論太祖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奏表以為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惟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頑弊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議度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匹惟祀奉神親禮奉而用之前大醫今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親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舊漢魏故事主公

群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晉新禮以為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
夫人答妻拜虞以為禮接事女君猶婦之事姑妾服女君妻女不
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酌報禮無不答義不
謂此先聖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尤有僭違宜定新
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又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晉新禮以太子
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子廉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虞以
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廉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
子稱臣如於舊詔從之賈充五帝為司空尚書河南尹王恂上言
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京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禮充議以為禮
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服
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
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
東晉為賊曹屬惠帝元康六年禰壇石中破為二詔問石毀今應
復不傳士禮無探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
更下西府傳義晉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弊則理而置
新今宜理而更造不宜逐廢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
龍造玄此石詔更鑄

謝衡為散騎常侍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大孫尚薨有司奏御服
齊晉詔通議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則不殤尊卑體殊也
喪服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令不梓曰太子始
生故也尊重不侍命誓若行義也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喪三
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太公九月誓與未誓其為非一如魏制

其後摯虞奏以為臣接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
曰王社周禮太司徒設社稷之遺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大社也
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遺又有軍旅宜手社則王社也大社為群
姓折報折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祝社釁鼓王奉以徒是也此皆
二社之明文前伐之所尊以尚書召詔社于新邑三各文詩稱乃
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大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
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
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裴然執古正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
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
又依洛京立二社一魏其大社之祝曰德地普施惠存無疆乃建
大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加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
畿是保以乃建都帝以神地道明祀惟神景福來造

摯虞為尚書即先是明堂郊祀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
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堂同配異配參差不齊矣虞議以
為漢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地也明堂除
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立
之郊掃地而祭牲用粟噐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
祭備物以為三牲並陳邊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近考郊堂兆位
居然異體牲幣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
再配非謂不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
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禮農配火少昊金顓頊配水黃

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祀之於郊振之於明堂祀天大喪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降也微斬興天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全注云諸侯不降嫡服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服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言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殤行成人制助凡諸宜重之傷皆士大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傳士祭克同梓祕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重日位成而服令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節著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七十四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七十五

掌禮部

奏議第三

晉袁環元帝中興為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勒所焚妃斐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環與博士傳統議以為招魂葬是謂坤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斐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丁潭為琅邪王褒即中令元帝建武元年襄薨潭上疏永行終喪日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以來或隨時降殺宜一正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先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下及周稅世衰郊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

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之
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施於帝皇而已案禮殤於無
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或而獨不除也愚
以丁卽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
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盛
則全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士天子諸侯不行三年主於臣為
君亦宜以君為節夫有君而臣服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
為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
同可知也君若逐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
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
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
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輯吉事以尊令
服若當遠迹三代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諸侯之服貴賤一例亦
不得准一人於是詔使除服也喪三年

鍾雅為尚書右丞時元帝有事於大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教於
涼北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
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
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祀宗廟自宗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
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可改也稱伯祖不安
如所奏

孔愉為中書侍郎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愉奏曰春秋月有蝕

之天子代鼓於社攻諸險也諸侯代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
云若日有便變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日所陳有正義輒勅外
改之

賀為太常太興初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
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
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
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
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
漢之武帝武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使改舊請如此禮通所未諭是
以惠帝尚在大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
非尚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
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之未已俱繼世祖兄弟旁親
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為帝之未已毀豫章懷帝之入
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有遷祖位橫拆承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
宜出尚未輕諭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
則見神之數君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
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
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常有八室也
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
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
人議者以景帝俱以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切王基之本
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以特在本廟且以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

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止祖別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廟之義出於王氏之誦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世五六世無服之祖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非穎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穎川此為應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三甚非宗廟之本所據又承又遺世宗祭西征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意深備竟循議焉循又奏元帝父琅琊王恭宜稱皇考循議曰按禮子不敢已以爵如又元帝納之

溫嶠為鸚鵡長史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今有司行事於情故事不親執觴爵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上賀循博士傳統並以為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室當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禘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穎川全拘七廟之禮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手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欲還

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其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是還後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也在廟不替也

卞壺為尚書令明帝太寧三年三月立皇子術為皇太子詔曰禮無生而貴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以來尊崇諸二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華今術幼冲之年便臣先達將今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卞壺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二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

故宜答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高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揖讓而已謂宜稽漢魏間朝同拜從之苟非為侍中成帝咸和中時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及博士郭熙杜授等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馬懷曰天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况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不非議曰三朝之首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為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况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同得詔從之

王導成帝時為司徒先是會稽內史周禮兄子逞為吳興內史言王郭使人告禮及諸兄謀不執殺之郭死禮送故吏訟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壺議以禮石頭之役開門送冠逐使賊敦恣

亂禮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違兄弟宜復本位導議以禮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禮情豈有意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奸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覲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郝鑒議曰夫褻貶滅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在者宋文失禮華樂何不臣之罰齊彘嬖孽高后有從婚之截以古况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禮宜貶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金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褻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愧怍亂政信敦營救苟政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為義也夫信敦當時之營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愧怍之亂政不失為臣之真節者于朝時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俱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今君議宋華齊高其在愧怍矣昔子糾之惟召忽死之寃仲不死若死以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知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日亦不必為

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
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定爭可謂不忠乎周勃誅呂尊
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
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
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
尊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

蔡謨為太常咸康四年成帝臨軒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大樂
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享則無設樂之制謨議曰凡敬其
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為目耳之娛
故冠亦用之不惟晏享之有樂亦所以敬賢也宴享故郤至使楚
子享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
辭也則晏樂之意可知也公使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為起在興
為下言稱伯舅傳曰國鄉君之二也是以命使之曰御親臨軒百
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享下國之使及命將師遣使
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
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敬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
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
之樂議奏從焉

虞譚為將軍咸康七年詔使內外詳議武悼楊后配廟之儀譚議
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往悼后繼作
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鯨殪禹興義
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恭宗正帝潘泯棄閭所循接時博詣

舊茲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尚書荀崧侍中遂荀因舊譜參
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裨臣議奏列駿作
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群祀詢及群司將以
恢定大禮臣輒思祥伏見惠王帝起居注文姜維莊公之母實為
父儲呂后寵樹松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
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
亡歆不以禮葬和帝以奏事十年義不可為臣子之道務從豐厚
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預議悼后故事稱繼母
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從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
全而廢事蕩革也子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
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聘食世祖若復之為非則謚
譜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李懷帝松陰母子
之道特為立廟此苟崇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除棄匪徒不得
同祀於世祠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鑿便水中書令何充尚書令
諸葛恢尚書謝光廣祿勳番擢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
常侍鄧逸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顧臻為散騎常侍咸
康七年上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治道養以仁義旁其淫汰上
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氣宮声正方而好
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敬鍾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
舞之感移風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觀逆行連倒頭
足入筓之屬皮膚外剥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戶生民
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

足以踰天頭以獲地及兩儀之制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
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秦之虧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
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脩備樂肅韶九成惟新
於盛運功德頌声永著於耒耜此乃所以燕及重天克昌厥後者
也禱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
民應如草此王卷衣芟兒苜樂又減其稟其後復高頡紫塵焉
顧何爲太常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何表秦始中合
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咸用同陽之謂
也愚筦之誠唯重採察於是除高頡紫塵跂行斃食及齊漢光武
正月辛未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及用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
於一立憲章未備備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
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
天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後爲尚書令時
汝南王統江夏公魏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執
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以其統斯人倫之紀不
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姓顯至公之議降殺節
文著於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踈
屬開國之緒近來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
過厚談者莫與焉非則政道陵遲由于禮廢憲章頽替始於容違
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祇王命應加貶黜詎從之
謝尚康帝時爲司徒西曹掾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
任理三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禮典之興皆因循情理

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
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
之喪父子乖絕之痛深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亡私慮
損聽察况於抱傷心之巨庸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
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樂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
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踞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華猶當崇
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難履戚之人勉之以崇貴耶

殷融為太常穆帝即位冲幼褚太后臨朝時議后父褚襄進見之
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况后乎王者父無拜
禮尚書八座議以為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
私覲則嚴為允融議依鄭玄義衛將軍襄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

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事情
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中南尚書義為父尊盡於一家
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

孫綽為尚書郎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
桃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君天府在廟門
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諸來室謂之為佻疑
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四世遠祖長在太廟之上昔周室太祖世
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祖居而是屈祖就孫也殷
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等別室若未展
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先不密以祭之日征西
東面康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

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無忌等議禘諸儒諸謂太王王季遷王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主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常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蟬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又遣禪至會稽訪康士虞喜喜荅曰漢世常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為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郡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后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番范宣兄子閻此禮宣荅也爵廟所祭皆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所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皆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虞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與不先紘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入兩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

王彪之為太常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遂建議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

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達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后兄主婚之文又考太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常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

何琦為涇縣令升平中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符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享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其禮不易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者在紀經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汪渭長水雖不在祀典

以近咸陽故盡得此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潛之天柱在王畧之內也舊台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群常進太史廉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水咸和迄今又復隨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位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賁則百姓之嘉而山川大神更為商闕禮裕頽紊人神褻擾公私奔惑漸以繁茲良由雖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懇以織宜脩舊典歲瀆之域風教所被未蘇之衆咸蒙德澤而被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侯皇與北施稽古憲章大蠶制度俎度生牢祝嘏辭說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達馨香如斯而已其諸袞孽可粗衣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

時不見省江滯為尚書僕射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后大司馬
桓温議宜稱太夫人彰議曰虞舜体仁孝之恠盡事親之禮貴為
天王富有四海而較隻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用
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為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
屈靡所歷情者哉春秋經日紀季姜歸於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
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言姜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為子尊不加
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
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大命追崇祖考明不
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不幼誅長賤不誅貴幼賤尊不待表彰長
貴况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之言而尊太公荀允以為孝莫
大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建孝章不止賈
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盖聖典不可踰
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人不直審子命母邪故當告
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為皇太
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爵母也貴人北而拜授斯則母臣
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
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
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祖宗之廟稱貴人仁淑
之至宜加殊禮以酌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妃后雖是
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温謂宜進號太
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為少可言皇太夫皇君也君太夫人於
明禮不太常江道議位號不極不盡應敬

孔嚴為尚書左丞隆和元年詔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事猶
繫青屨彰今欲依洪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廷親執虔肅嚴奏曰洪
祀雖出尚書太傅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不與承天接神豈可以疑
殆行事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番心兆庶可以消災
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出萬乘之尊修禱
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加之而止

江道為太常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
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
漢舊事藝文志劉尚五行傳法祀出於其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
者又其文惟說為祀而不載儀主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
參校案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

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諸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
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臣之坐行親之
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青之發所以監務時主故寅畏上
通則采災退度德禮增脩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一之定
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于天人在予之惧忘寢
與食仰處立像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
廣茲道誠懷實聖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于世詢訪特
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
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
若不詳而脩其失不小帝不納道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
事今疆戎據於闕雍祭伏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處劉神州長旌不

卷鈕鼓日戒兵疫人困歲無休己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
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須者以未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討人星
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沴陛下今以畧度之失同之六
沴引其輕變方之重青求己篤於屬湯憂勤踰乎日吳將脩大祀
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
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是大畧而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必無貴
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畧非一若率文
而行則舉義皆聞有所施補則不統其原漢侍中盧植時之連學
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賸之求難以
常思錯宗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道又
陳古義帝乃止

徐漢為太學博士孝武太元元年崇德太后褚氏喪后於帝為從
嫂或疑其服藻議資父事后而同敬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
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也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
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
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暮於是帝制替服
范甯為中書侍郎太元十一月九年皇女亡及應蓋祠甯奏按表
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嬰
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康弘之為博士太元十二年譏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弘之及尚書
奏議並以為陳番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二猶在臣位陳番
王坐應在太子

徐邈爲祠部郎中孝武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
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嗣闕然便
可詳議邈議圓立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
受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取也謂仍
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宜皇帝創基之主寔惟太
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
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心之義
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友裔授立則親必復京兆府
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
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
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可謂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

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祀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
孫與之俱毀明當方圓之制綱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
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和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
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禮四主故
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
侍中車裔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
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
不弘本從倍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脩之
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又元帝鄭夫夫生簡文帝孝武太元
元十九年尊號簡文太后時群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
帝者帝以問邈邈臣案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曾隱尊桓母別考仲

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稱太后陵廟備與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可不從之

車齋爲侍中領國子博士大元中尚書符閭王公以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衣服齋議朝臣宜朱衣構幘拜敬太子各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賤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夫朝宜構幘而已朝議多同又臺符閭皇太子既拜廟臣奉賀應上禮與不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爲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瑩而已太學博士度

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文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子國之儲副既有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隨邈同又引一有元良慶在於此封諸既新宮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劉意爲祭酒時中山王睦表乞依蓼六祀臯陶卨祀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意與博士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七十五

